

# 此情已然成追忆

## ——深切怀念徐应佩教授

□朱广英

8月下旬某天深夜,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:陈白子老师提着一瓶白酒,来到徐应佩教授家中,他敏捷地跃上教授家的桌子,意欲与他的老友畅饮……梦醒后我有些头昏脑涨,心中诧异(白子老师已于2020年3月辞世)。

那天下午我拨通徐师母的电话,询问徐教授的健康状况,徐师母将电话递给侧卧在床的徐教授(徐教授不慎摔了一跤已有不短时日,我早就想去探望,徐师母再三婉言谢绝,加之疫情影响,一直没有前往探望)。我和徐教授通了近半个小时电话,感觉出徐教授身体状况尚可,就与他约定,秋凉下来我去登门探望,他老人家同意了。那次通话后,我有些释怀。夏天走了,秋天还会远吗?

9月,中秋小长假第一天上午,我听到徐应佩教授于19日下午4时30分驾鹤西去的消息。我一下子懵了,顿时泪水模糊了双眼。虽然我知道世事无常、生命无常,但徐教授的突然离去还是让我心痛无比。

认识徐教授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,我文学上的恩师陈白子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教授。在我的印象中,徐教授是一位不苟言笑、心平气和的长者。徐师母是如皋人,每次我从如皋家中去徐教授家,徐师母都会热情地为我沏茶、削水果,我听着徐师母的家乡话,心中感到一种温暖,徐教授常常在一旁温和地听着,也不时插上几句。徐教授一直以来很关心我的文学创作,每当我创作了新作品,白子老师都会在第一时间将我的拙作给教授批阅,请他提出修改意见;抑或在新书出版之际请他作序写

评。我每一本书都浸透着恩师白子和徐应佩教授的心血,如此大恩,作为晚辈的我从不敢忘记。

1999年冬季,我的散文处女作《青青的印记》即将出版,恩师白子请徐教授为我的这本散文集撰写了题为《读朱广英散文随笔》三千多字的序言。

我拿到徐教授的序言后,如饥似渴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希望找到一把打开文学大门的钥匙。序言中,徐教授鼓励我某些素材可以写成小说,我知道了原来自己还有写小说的潜质。于是,开始尝试创作长篇小说《水边佳丽》并成功出版。

2003年3月17日,南通市作家协会为我举办了《水边佳丽》座谈会。会上,徐教授做题为《朱广英的文学创新之道》的发言,为我打气鼓励。那时,徐教授年近古稀、精神矍铄、笔力遒劲。如果说我现在的文学创作小有成果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。我不仅得到恩师陈白子的热心提携,还得到徐应佩教授这样高风亮节文坛大家的指点。我是幸运儿,他们的恩德我将永远铭记,他们的鞭策将是我继续文学创作的动力。

2004年春,国企改革,我被迫下岗后开始了诗歌创作,2004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个人诗集《心灵独白》。2005年3月24日,南通市作家协会举办了《心灵独白》座谈会,南通市和如皋市文联、作协的领导参加会议,徐应佩教授也应邀参加了会议。徐应佩教授再次为我撰写长文《缘潇月诗集〈心灵独白〉——谈新诗艺术》。

每当看到我在文学上取得哪怕一点点进步,徐应佩教授总那么高兴并鼓励我不断向前。我的文学之路得到很多长者和大家的无私帮助,其中徐应佩教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他的离世,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沉重的痛。

# 写论文与美文相比较

□黄正平

既写论文,又写美文,所以,有些比较性的感悟。

论文,一般比较长,政治性语言为主,讲究结构、层次、逻辑,应当难写些,要写新颖、写深邃、写透彻实在不易,特别是要发表目前更难。还好,其实我做研究、做课题、做工作并没有发表文章的硬性指标,发一篇是一篇,有最好、没有也罢,自然心里也是有希望把文字变成铅字的。

而美文呢,一般是有感觉了才写,快速写的往往是日记、随记,由兴而落笔,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性的散文。只有那类酝酿过(俗称“打腹稿”),一点点慢慢写成的可能方算得上文学作品。发表园地也不多,报刊都愿登名家的,而我并非名人。

两种文字、两类文章都写,于是看多了我论文的会吃惊,知道我写美文的也会问起,更多人读过我两种文体而进行一番评价。我想,我论文也不够大气磅礴、火花四射,散文也不全隽永、优美,只是地方小家,一种自我欣

赏而已。

工作需要写论文,生活需要写美文,两种不同需要便有了两类文字表达的面孔,仅是表达思想、情感而已。有了理性与感性的这两类文字,体现了自己的多面性、两重性,还好,不是双重人格,可以自由的多种表达。

近期,偏带思想性的短文哲文、随思随笔多了些,也算是一种尝试吧,短可急就,却铺陈不开,然思想和情感一起凝聚在量也并不大的文字里,却有了大的天地、新的天地,也好。速食时代,人心喜看短文,短文有思想火花、情感火花,可更多的共情,言行、天地、日月相通,感悟你我共同的情形、事物、旁人,从中得到教益,而联通起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与世界。

幸哉,每一天的早上。今天起床凉爽,于是有了比较性思维成果的流淌,生发起近期这些短文的触感,有了一篇已经有点儿长的文章。

愿你肯读,读之有感,感之有益,益之利于人与社会的种种关系。



邵连写生作品

# 李家山写生行

□邵连

第一次听说李家山这个地方来自好友画家顾大明,他每年都会去很多地方采风写生,也曾邀请我和他一同去李家山写生。但因当时俗事缠身,未能成行,但李家山的魅力和神秘一直在心里从未淡忘。今年初秋,机缘巧合,与一帮同道好友结伴来到了李家山。

李家山村位于山西碛口镇,黄河岸边向南五公里处,隐于大山之中,古朴厚重,山村形似凤凰,民居依风身两翼而建,错落有致地分布于70度的山坡上,构成了一种极具视觉震撼的效果,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,有“小布达拉宫”的美誉。

为了客观准确地表述这次李家山之行,特选取部分日记,以记之——

1.每次外出写生都像是初恋的约会,既激动又恐惧,激动的是可以看到养眼的美人,满足自己眼福,得到精神上的愉悦;害怕的是面对新的对象,不知如何去把握、赞美、表达,就像辜负了美酒佳肴一样。纠结啊!但又期待与新人见面。

2.进村时已是黑夜,从村口跟着向导顺着石板路,一上一下,忽高忽低的大约走了三四分钟的路程,到达住地。入住民宿窑洞,内设卫生间和淋浴,虽有些闷热和蚊虫相伴,但比起土窑洞不知强多少倍了。老院长说四十多年前他们到陕北采风也住过窑洞,那可是土炕稻草床垫,满床的虱子,旁边就是猪圈,那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!现在是人间天上了。

3.晨起,匆忙洗漱完毕,下山赴碛口古镇采购食品,面包、烙饼、饮用水等,以备后几天山上生活之用。归来即出门踩点,走到一处平台(实为下层房顶),放眼望去,但见对面的房屋,层

层叠叠、参差不齐,错落有致,上下左右相连,以石头为建筑材料,天然质朴,雄浑大气,整个山村都依山而建。近观雕梁画栋,精致优美,特别是门垛上的砖雕,精雕细琢,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,让人叹为观止。虽然岁月的流淌洗去了表面的奢华,但仍能让人感到曾经的富贵。李家山村保留着豪华清代民居和普通窑洞在内的不同的民居形态,蕴藏着黄土民情风俗和丰厚的黄河文化,是研究我国古代民俗文化的宝贵材料,同时也是写生的绝佳地方。

4.今天所有同行者各奔东西,心里特别安静,又有点忧伤,既想画一点好画,又囿于眼手的差别,上午选好点,即展纸研墨,拟作长卷,因有昨天两幅作品的创作写生,手头有点感觉,画起来比较顺手,渐入状态。不想,中午时分,突然降雨,遂移至室内,做最后的补充和深入,效果还行。其实写生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过程,面对不同的对象,抒发不同的感受,并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去表现。它会大大激发你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。逼着你丢掉已有的“驾轻就熟”的技艺,摆脱“麻木”和“惰性”的感知力,不断挖掘出自己灵魂深处的能量,这大概就是写生魅力之所在。但面对自然,一支拙笔很难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感受。

5.我先后走过祖国很多地方,大江南北,长城内外,甚至海外,每个地方的感受都不一样,画过无数的写生作品,但像李家山集古朴厚重与典雅文气于一体的地方是不多见的,这也是打动和激发我写生创作欲望的主要动力。

6.因航班突变,原有的日程计划提前,非常遗憾,只能期待下次成行了。李家山——永远的精神故乡。

# 走马停下